

停駐思索，再反覆揭開底層的脈絡。她還利用替變技巧連環套，替換，再變身，什麼時候替變，沒有脈絡，無法預測。這樣的異境世界，也是魔幻的夢魘世界，能使人閱讀後久久於腦海中縈迴不去。

台灣散文詩的表現可以達至如此境界，其實並不意外，因為簡玲由現實、想像、語言的三種面向架構了異境，把異境創造成一種散文詩可能的烏托邦。讀《雨中跳舞的斑馬》有如對散文詩進行一項療程：「你該把失竊的自己，重新辨認回來。」（〈花顏〉）一樣，喜愛散文詩者應把失竊的散文詩優點，重新辨認回來。

蘇紹連，現代詩人，致力於台灣散文詩、超文本數位詩、無意象詩、語言混搭詩及攝影詩學的創作，近著有《無意象之城》、《你在雨中的書房，我在街頭》、《非現實之城》、《我叫米克斯》、《曠遠迷茫：詩的生與死》、《攝影迷境》等書。



火舞

火知道，有一些超現實時光會在爐裡起舞，他說，有天，我會變形真理的金剛。

狂熱高溫躁動，他自梵谷的紅罌粟走進黃麥田綻放常玉的芍藥白光，兩情相悅的勘忍，融化我堅硬卻軟弱的本質，轉瞬的相，山一座安靜湖一圈漣漪獸一般無羈。

狂懟的愛奔向窄仄試煉，閃爍不定的光裡具象與抽象輕盈，時間裸色漸漸出離，無所在無所不在，看得見又非所見，終了，橄欖黑的蒲團隱隱傾圮，他說我彷若一尊端坐的菩薩，娑婆世界我們同在，所讀的

灰燼不一。

「是菩提。」火，行禮如儀。

「不，是無題。」四周空寂，我完成告別。

註：觀賞原生藝術家陳永天先生二〇一七年視覺創作作品〈無題〉有感。其作品以七百度到一千二百度高溫創作。

烈火

女人是不能玩火的，我靜靜聆聽遠處山頭低沉的宣禮聲在天未亮的湖面畫出漣漪。

關於那火，輕輕一劃就現出原形。點起菸，暖暖絕美星火，我把菸頭熨燙在牛奶色絲綢的布幔，一個洞，很多很多空洞。我再點一次火，獨立的火光，燎原我的頭巾，現出我的臉龐和波浪捲髮，火焰，燒著我的眼睛和身體，然後燃燒船屋。

再不逃就封城了。一葉扁舟浮浮沉沉，輕輕在黑暗裡滑過達爾湖的藍，喜馬拉雅山的雪白，但，世界一點也不清澈。我逃出城門，回頭，昨天走過的街道煙硝瀰漫，那些戴頭巾的女人和孩子們的眼睛繼續在火中竄逃，像一朵朵沉重小花。

註：

達爾湖 (Dal Lake)，位於印度北方喀什米爾地區 (Kashmir) 的斯里那加 (Srinagar) 城內。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，印度政府撤銷了《印度憲法》第三七〇條賦予查謨和喀什米爾邦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權，此時烽煙四起，隨即封城，我寄給自己的明信片在一年十個月後回到台灣。

薪火

在生不逢時的沼澤，一些乾蘆葦成為燃薪，他們取暖，貓頭鷹聲鳴時火捻逐漸熄滅，他說她是最後的希望。

烏雲下起暴雨，他們的腰際涉渡一條紗裙，淺草覆住坎坷不平的胸膛，他橫臥成小筏乘載她，夜鷹一路瘋狂淒冽，逐水移動的浮力漸漸蒼老，他叮囑打開心窗，瞭望，遠見那朵火花，沒有餘裕的時間可以沉淪。

鷹的惡聲睡去，光明就要甦醒，小筏洩氣了，足踝下深綠水面匍匐一張獸皮，裸露一具牛的肩胛骨，她驚呼：「起來啊，爸爸，快起來！」

他蹣跚的步履消停，一生寂滅悲傷濕地。

她上岸，迎著暄天黃光，高舉骨骸的三角旗，奔向父親的夢徑……。

我在屋裡生火，默許你帶著骯髒的原罪，飛進濕冷夜裡。

你飛到天花板飛到牆上，探尋餐盤蒼蠅頭眾多的眼眸，你潛進漁夫料理，瘋狂激盪地中海潮汐，你手舞足蹈，瓶子的陽光因而湧出西班牙玫瑰瓣片，我敬以杯酒意象懸日，我們即興對話，比我益加凱旋的飛翔，眺望你看見的無人能懂的視景，你綴在我孤挺的胸口凝視舊歲，我怦然心動，直至萬家燈火沉睡。

次日，我發現近乎完美的曠世巨作，你桀驁不羈的身段浮雕雪色地磚，一幅明淨比潔癖更潔癖，我輕唱，千年來陷身貶義的囹圄，無力推翻

憎惡抹黑，當我拿筆速寫你末日魂兮，卻覺察素描的竟是自己青春狂野的髓骨。

蠟燭

安徒生童話破滅，它想起溫潤木柴滑過的擦亮聲，新舊縮影更動思維，就讓打火機點燃自己吧！

四周燈光彷彿白晝，風中之燭顯得岌岌可危，影子閃爍，什麼時候明喻？什麼時候隱喻？已是無法掌握的修辭，生命慢棄，即便同日也不可語，過與不及終將熄滅。

它用一抹尤加利悼念時間的盡頭，驚嘆整個屋室療癒森林層次的氛香，凝望著女主人疲憊的身心活悅起來，淚乾了，它找到自己旅程的新意義。

靜物

她伸開龜裂手臂，降服季節的飄落。

我所深信不疑的愛，這沒什麼好憂傷的，放掉膽怯愁鬱，妳該像玫瑰繼續美麗，我不是妳的瓶頸，妳也不要妄想成為枯萎的花朵，如果偶爾靜夜想念，請不要臨摹星星出水的淚光。（給H）

我們曾在四季的潮汐造夢，世界已對我慈悲。別躑躅影子，你得繼續向前，像個真正的男人，活得尊嚴老得有味，不准被時代遺棄，春天會擎出一道霓虹。（給L）

每次的遠行彷彿一場出生與入死，她默默預留一則遺書給摯愛。如今，時間證詞蒼涼，一枚枚舊指紋等候荒城沉睡咸豐草出神野百合入定，媾和黑暗淵藪的磷光，舉火，朗讀昨日。

她是一座靜物，石碑上沒有刻辭，沒有立碑人。

枯井

驟雨後。他們停在一口古井，荒野中，它睡多久？枯涸了嗎？好奇的孩子丟進一顆石頭，試探深不見底的水源，半晌，那口井啞啞回聲。男子的眼睛暗潮，瀕危的老父喉嚨間發出的也是這種低沉迴音，男子用口盛裝他的方言，只剩下搖搖欲墜的隻字片語，「The wishing well - The wishing well -」這時，那無邪的孩子語音正盛放。

他的父親離家很久很久，滂沱大雨流逝了母語。

我們是天作之合的貝甲，獨一無二緊緊密合，沙裡，聽海滋孕完美生息。

豐腴的春天被俘虜上岸，他用鹽水擬真鹹濕氣息，催吐我們內心交疊的泥沙，他用力敲擊此生未曾背棄的堅硬志節，以耳朵傾聽虛實的潮聲，把火燒紅，煮沸一座海洋。

「這顆蛤蜊是壞死的！」俘虜者大喊。

撬開難言之隱，我們吐出一枚濁世腐舊的音汐，分化為兩片貝殼，在潮間帶漫長道別。

面對時候，雨季總是晶瑩剔透，水珠伏貼強化玻璃的心跳，若柔若堅彼此緊緊探知，在所定義的意義之下隱喻蒙太奇情節。

他們擰乾雨季，盲目丈量最柔軟的深度測試最堅硬質地，春分無聲跨越矛盾，水與玻璃顫顫危反戈，輕柔的游絲凝結，果決穿過雨林便成暴雨呼嘯，落進大洋便澎湃為潮水奔流而來，剛強的魯珀特之淚，瞬間支離破碎，停下腳步，他們不再辯證柔軟與堅硬的反義，謬愛傷春悲秋，還諸一切給沉默。

水野獸派玻璃抽象派了，碎片蒙進水中鞭笞，寫實的六月，一池蛙噪

再無藏身之地，月光馴養過各種垂死的薔薇，唯有根系裸露的蕨醒得正綠，敢問海角與天涯的相距，而夜色闐寂，欲說還休。

逝水

我溯河，走向你。

回返初始，兩河沖積的平原嵌進晨曦，日光彎彎曲曲，直轉後大步奔流，從此兩岸清明的召喚，是我十五公里的長相思。

昭和草開落野地，孩童們吹動流光，記憶隨絮飄揚，夏天河水漲成青苔綠，在河一端，白鷺驚抒情閃亮的黑金往事啊，往前再往前一點，跨越吧！河上灰老的骨骸蛻變藍色拱橋，這樣也好，長河深處，舊日和今日在漩渦裡拔河，蘆花已經灑落銀白霜雪，風動遷徙，再沒有滄桑顏色可以比擬。

抵達上游，壺穴攤開枯黃的胸膛張開口說渴，月光彎刀切開悲涼底色，仔細一看，隙縫裡臥著嶙峋的父親和乾涸的祖父，末端，蜷縮著未曾謀面的曾祖父，他們已然褪去本色，我躺在他們身旁，多情的雨不過垂落幾滴淚水，我們的臉龐抖擻起來，眼神不再空洞，然後，我們相互湧動著，再次伏流……，這條河，便靜靜的站起來，歌唱。

策馬

放下舊城落下煙花，我入林。

初秋山中裸裡，所有黃葉織縮蕭瑟，山風逆耳掠過高高低低崎嶇，馬蹄在盤根錯節裡分歧，泥淖是沒有人煙的空城。山林狂野層層疊疊，烏鴉來來去去掠過秋籟，遺留一具狂妄的屍骸，牠用柔軟的哲學，泥土的氣味野草的韌性枯藤的姿態，按下腳印穿山越嶺。

文明的掙掙已遠，我逐漸蠻荒，並且一無所有。不要害怕，枯瘦的心跳說，我偎著牠背脊牠依著我胸膛，彷彿我是牠牠是我。

湍河勒馬時，冰川還不停蹄，我逐漸軟弱，並且一無所知，牠跳過石頭馱負我渡河。水中，我們四目相望。

我從來不知道我是誰。

我一直知道自己是誰。

犬牙交錯的峰巒，我下馬，用力緊抱天和地，那是一座完整的森林。無瑕的雪峰前牠低頭吃草，雲過天也青，我望穿這個前世深愛我的漢子，此時，我是天涯的秋水。

蟻島

寒峭一月，眾人皆睡的子夜，唯有水壺裡的汐聲獨醒，循依一條細節的線，噢！費洛蒙，無孔不入的征途，一夜盲從。

寒峭一月，眾所不知的深度，他上他下他裡他外，載浮載沉的接續犯，黑暗裡捧著清澈星光，最飢渴的透明，偏執萬劫不復的深淵，他們抱成一團宇宙，渾圓成球，一座漂浮的黑色島嶼。

寒峭一月，他的眼睛容納蟻群，打撈被生活鞭笞的烏托邦，水中微不足道道的生存規律，正悲劇死去，有時，水中信息與氣味，卻又祕藏死灰復燃的神諭，雖然春天傲慢不遠，總是不為孤島萌發一絲蜜意。

雨中跳舞的斑馬

連綿的雨炸開小島，冷淡透明的水珠不斷墜地，落空輪迴輪迴落空。

「這雨，不停嗎？」我目光漲滿心碎。

「你得打破冬天的慣性思維。」躺在地上那隻灰濛濛的斑馬回答。

近一點，我們的距離再近一點，玻璃上雨珠靜靜趴著，傘花掠過斑馬，水滴形黑白相間的馬跳動，一隻，兩隻，許多隻。

「來吧，靠近我！」牠說。

「我可以更靠近冷冽絕望，與你共舞？」

「脫掉冬的斗篷，踏水而去，黑白線上雨花四濺，現在，我也是一隻跳舞的斑馬。」

雨中的愛麗絲

遠處，愛麗絲自輕柔呼喚到發狂憤怒不甘流淌潮聲裡，躺在地上的黑色垃圾袋試圖從灰濛長歌的沼澤中，伸長荒腔走板的脖子。

愛麗絲就要來了，它曾完美假想最後的告別式，傾慕人傘中被緊緊提起，但是，她頭也不回，比丟棄更不可饒恕的遺棄。數不清彈雨灌頂，它勇敢面對內裡，無數夢境如泣如訴，歡笑淚水、微光與黯淡，火花灰燼，好像還是昨天，轉瞬回收為垃圾。

潮來潮往的腳步聲慢慢散去，愛麗絲歌聲高亢最末旋律也揚長而去，它只能繼續深陷孤零零的囚籠。只是剎那間，拾荒老人喉間的乾咳聲

逼退滂沱氣場，他拎起它洩氣的身體，柔軟的身段是密語，不必懷疑，一切有如夢幻泡影，更遠處的愛麗絲又從頭開始輕柔呼喚，就此獻給規律冷靜的邏輯。

枯藤

昔時，藤蔓十里都是春風，只不過逝水梳落滄穆的葉子。此刻，藤蔓斑駁纏繞綠樹，那可不，野鴉啼叫滿版的陰翳，緊緊踩住以為枯死的曲弧說安魂。

越野的孩子折攀枯藤，枯藤鑽出了老樹和昏鴉，孩子用枯藤做一把劍戟追逐過小橋流水，孩子騎征的瘦馬沿途到人家，把枯藤插進無用的水鉢。

枯藤靜坐水中許久許久，黃昏時，枯藤走出詞牌走出小令體式，他不是個斷腸人，他是侘寂的美學。

葉子

一片葉子落下來，與風同居和雨共眠，不止息的黑潮如此波瀾。

那構葉，輕輕吹奏南島語系，聲線高亢八度音域，古老的歌謠奔勃漂流；那貝葉，書寫日升月落，流變殖民交錯的史詩，十方來十方去，雲淡風輕的悲喜，汪洋都知道。

一片葉子明諭山光水色，頭城車城恆春，金山泰山繁華，淡水佳樂水二分分明，萬里多林，豐田盛開牡丹和石榴，春日霧台雙冬觀霧黎明望鄉暖暖歸來，狹長葉脈翡翠一座私人島嶼。

一片木葉擴香，釋出香蕉鳳梨深層芬郁，親愛蝴蝶蘭的心跳，紫斑蝶攀過塔塔加鞍部，高砂百合雪白駝鈴，鄉音的文本坐望婆婆之洋，一葉青艾如此安生。

茶碗

老街的陶屋要搬家，索性將孩子排排坐半價賤賣，大雨如潮水湧進一個個厚實而玄寂的杯身，一對老夫妻用濕漉漉的十指，輕撫，帶走兩個浴火的靈魂。

水，活生生地開唱葉葉心心的傾慕，水裡因而許多蝴蝶的翅膀，啜著湯色裡的山水，老妻驚異：「這茶碗，漏水了。」那是一道看不到的細口，抵達某個高度就會滲出水滴，似極了被歲月拖曳的他，記憶裡有道遺忘裂隙，男人拿出另一個年輕釉色，也有兩個小小的細孔，她啜著茶湯淺笑：「原來，我們都是一樣的。」

斟滿半杯就可以，她記起一些年輕一些往事，茶碗炙熱的淚珠伏貼她冰涼的手心，暖暖的。

好茶，好碗。她恭敬自語。

水牢

暗室被時光封閉。

水 水 水 水 水
水 水 人 水 水
水 水 水 水 水
水 水 水 水 水

長長的暗黑通道思想被水的高度禁閉，黑夜攤開水花，男子的哀呼隱隱約約。

所長室在上方，他移植風水丈量吉寸，像關老爺手執偃月刀無懼的安住當下。

少年所長被關進酒海。
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酒 酒 酒 酒 酒

這一夜他浮沉都更洪流，少年所長窒息的踮起腳尖，又聽見水刑男子的哀呼。

斷流

風生水不起的暮春啊！適於採擷的莊稼空無所有，日光城龜裂的唇際，給不起濕潤的吻，河床驚心（女子靜靜凝望）兩岸半畝春泥紋身長頸鹿枯竭衣襪。

愁雲朵朵不語。雨應該怎麼下？滴滴答答脩脩脩，滴形的眼睛懸浮（女子苗細的身軀金剛坐，禱雨）暖化的支流臆想九十九種狀聲的渴望。

烈火無聲網綁。想要復育一條水脈，點點滴滴紛落的動態（女子鑽入困涸旱地，她的水袖延綿流雲的跡蹈）驚見土塊下方一條野魚用唾沫

輯二
——
對話



包裹，瘠薄活成自己。

上邪，請給一瓢穀雨。暮春女子忘了自身的微哀細傷。